

序 言

不能快意恩仇，那就奉陪到底

在一張叫做“地球”的大餐桌上，西方列強已經開懷享用很久了。他們的這種享用，是建立在對第三世界長期壓迫和剝削的基礎之上的。現在他們看到中國人也坐到了這張大餐桌旁邊，而且他們已經不敢公然強行將中國人趕走了，於是他們恐慌起來。

現在，桌邊那些老牌列強們摸了摸腰間的手槍，悄悄交換著會意的眼神，準備在這張大餐桌上做好新的局，來陷害這個後來者。

餐桌上是有基本遊戲規則的，即使發起一場革命，也不能掀翻桌子。這個後來者應該怎麼辦呢？他腰間也有手槍，但這不是拍攝《英雄本色》的片場，他不能像周潤發的小馬哥那樣拔出槍來快意恩仇。所以他必須沉著冷靜，藝高人膽大，與桌邊的老牌列強們耐心周旋。要玩是嗎？我可以奉陪，讓我們玩到底，看誰最終出局！

就在這戲劇張力十足的時刻，有人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的題目看上去有點大。《一本書看懂世界格局》——在此之前就沒有一本書能讓人看懂世界格局嗎？不過我們確實沒有必要這樣咬文嚼字，因為在一本通俗著作中，將當今世界格局及其百年淵源娓娓道來，既能雅俗共賞，又能言之成理，以前確實幾乎沒有人能夠做到。特別是，作者是一個此前尚無盛名的年輕人，就更讓人刮目相看了。

更重要的是，當此中國快速崛起之際，弄明白今天的世界格局究竟是甚麼

光景，這種格局又是依據甚麼條件而形成的，正在變成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在中國閉關鎖國、遭列強封殺的年代，這件事情固然不像今天這樣迫切；即使在已經改革開放的年代，如果中國尚未在經濟上崛起，在國際上尚屬被邊緣化的角色，這件事情也不像今天這樣迫切。可是到了如今，這件事情真的已經迫在眉睫了——因為中國正在大步走出亞洲，走向世界。我們已經坐到列強俱樂部中的那張大餐桌旁了。

到了這個時候，對於當今世界的格局及其來龍去脈，不僅我們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員需要弄明白，我們正在奔向世界各地的商人——不管是國有的還是民營的——也需要弄明白，還有我們千千萬萬懷抱著理想的年輕人，同樣希望弄明白。進而言之，所有關心祖國的中國人，都希望弄明白。

這麼說誇張嗎？一點也不。因為這件事情和我們每個人都有關。

按照本書作者的觀點，形成今日世界格局的背後動力，一言以蔽之，就是經濟。政治的背後是經濟，軍事的背後也是經濟，政治、軍事都只是服務於經濟目的的手段。

已經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們習慣於這樣一種說法：西方列強在世界各地侵略靠的是工業發達船堅炮利，只是到了 20 世紀下半葉，列強才從軍事征服改變為經濟侵略了。但是本書用富有說服力的分析和論述告訴讀者，幾百年來，無論是列強之間的爭霸，還是列強對第三世界的侵略，從來都是從經濟角度出發的。所有那些船堅炮利的故事背後，都有一本經濟賬。美國在今天世界上的霸權，歸根結底就是經濟霸權。近年美國發起的每一場戰爭，都是為延續它的經濟霸權服務的。

列強們之所以能夠在這張大餐桌上開懷享用那麼多年，就是因為他們全都是極端務實的、徹頭徹尾的經濟動物。而被許多人盲目崇拜的諸如人權理論、言論自由、市場經濟等等，其實和列強們的航空母艦或導彈潛艇一樣，都只是

為他們的經濟霸權服務的工具而已。第三世界的人們經常憤怒責問西方列強，為甚麼你們要在某些問題（比如人權問題）上搞雙重標準？其實列強們從來都只有一重標準——那就是他們自身的經濟利益。為了這個利益，其他任何東西都可以朝秦暮楚、雲雨翻覆。

今天的世界格局，完全是在各方實力的較量與平衡中建立起來的，它也必將隨著各方實力的消長而改變。中國之所以能夠有今天的局面，幾十年來的奮鬥，比如抗美援朝、“兩彈一星”、普及教育等等，實際上起了某種決定性的、影響深遠的作用。所以中國的崛起，雖然任重道遠，卻已曙光初現。現在我們別無選擇，只有在隧道中奮力前行。

明天，在這張叫做“地球”的大餐桌上，我們需要一個屬於中國的新格局。
為了這個新格局，我們今天就要認真做好準備。

江曉原

目 錄

起於化外之地——話說美國崛起

背叛不列顛——美國作配角的獨立戰爭	014
二元經濟——為何無人能做美國的國王	020
美式政治——不是誰都玩得起	023
不甚光彩的啟動資金	026
南北戰爭——崛起絕非是無代價的	028
美西戰爭——捏軟柿子是一種智慧	034
“軟控制”——成本核算下的體制創新	037
參加一戰——美國的超級大生意	039
羅斯福新政——國家意志主導下的大轉折	044
他山之玉	050
附章——話說凱恩斯主義	055

二分天下——戰後格局大洗牌

登臨宇宙之巔——“歐美”正式變“美歐”	060
布雷頓森林會議——英鎊已死，美元當立	064
經濟形態與霸權模式	067
回顧——貨幣視角下的 20 年代	070
蘇聯——“第三種選擇”下的新型大國	073
懷璧其罪——想不打都不行的冷戰	077
鐵幕降臨——意識形態先行	079
兩德分裂	084
別了，司徒雷登——解放戰爭撬開了兩強格局	086
算錢不算人——從技術角度說國民黨政權的失敗	090
日本戰後經濟崛起	094

經略中東

得中東者得天下	102
巴以棋局	106
二次中東戰爭	108

朝鮮戰爭

緣起	112
東北亞的“三國演義”	117
半島與台海	123
非不為實不能——為何戰爭終於三八綫	125
資本意志	126
各方損益	129
抗美援朝與“懦夫博弈”	132

鬱悶的年代

美國製造業的軟肋	136
古巴導彈危機	139
越南戰爭	142

重塑“山巔之城”

重塑“山巔之城”	148
“羅馬”式全球化	153
帝國基石	157
整肅盟國	165
話說比較優勢	169

蝙蝠效應——話說蘇聯解體

隱患	174
逆局	177
異化	180

背叛	184
暗戰	188
“8·19 事件”	192
顏色革命	195
死亡進行時	197
附錄：關於蘇聯及東歐國家戰後經濟的部分數字	203
阿富汗戰爭	207
回望車臣	215
從“通用模式”與“豐田模式”談起	221

統一與分裂——話說印度

之一	226
之二	231

戰國時代

海灣戰爭——冷戰後的立威之戰	240
科索沃戰爭	247
冷戰紅利	256
失敗的“畢其功於一役”	259
2008 年金融危機	264
賓·拉登之死	267
3·11 地震與日本局勢	270
商道治國之困	275
輪迴	278
部分參考文獻	283

起於化外之地——話說美國崛起

美國的崛起一方面得益於其先天的地理上的優勢以及歷史機遇，另一方面這也是美國歷代政治精英決策與意志的結果，特別是它的決策層在南北戰爭時期及大蕭條時期先後完成了兩次國家內部的大調整，由此最終為美國登上“宇宙之巔”鋪平了道路。

美國的崛起過程給了我們很多啟示。中美兩國擁有相似的地緣環境，因此兩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必然會存在某些相通之處。只不過，“現在”的中國並不等於是“現在”的美國，中國現在所面臨的許多問題其實都可以在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美國身上找到可以對照的影子。

背叛不列顛——美國作配角的獨立戰爭

北美獨立戰爭的起因，簡單來說，就是英國的殖民地經濟政策嚴重損害了當地利益集團的利益。

和在亞非地區的殖民地不一樣，美洲遠離亞歐大陸，在 16 世紀大航海時代來臨前夕，中美洲文明還處於城邦混戰的階段，也就相當於蘇美爾文明或殷商早期的水平。南美洲稍微好一點，在西班牙人到來之前剛剛形成了第一個鬆散的帝國——瑪雅帝國，文明程度比牧野之戰時的中國商朝或許強一點。北美乾脆還處於原始部族社會，連輪子都還沒被造出來。在殖民者的火槍和傳染病的雙重進攻下，當地人的數量很快減少到了歐洲人到來前的五分之一。後來的“美洲居民”，基本就是從歐洲過去的移民。北美地區的英國殖民地情況自然也不例外，對移民者來說，英國應該被稱為“母國”而非外來殖民者。所以把北美獨立戰爭看成是民族解放戰爭有點勉強，這更像是一場政治分離運動。

雖說是“自己人”，但“母國”在剝削的時候可是一點沒有手軟過。根據英國政府制定的《航海和貿易條例》規定，殖民地的某些商品只能銷往英國。這個“某些”包括甚麼呢？在獨立戰爭前，只有一樣東西不在這個“某些”範圍之內——鹹魚，剩下的統統只能銷售給英國一個國家。而對於從殖民地過來的棉花、煙草、皮毛之類的初級產品，英國又制定了一套極其嚴格的標準以及分級制度。這和現在發達國家給發展中國家出口產品設高門檻是一個道理，並不是對消費者有多強的責任心，而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壓價。好不容易把東西賣出去以後，事情還沒完。在關稅以外，你的商品還

得再向英國派駐的殖民政府繳納一遍“出口稅”。

與此同時，英國的工業品大肆傾銷到了殖民地，這其實就是後來我們常說的“剪刀差”。而英國又不容許當地鑄幣，這就進一步加劇了北美殖民地的資本流失。為了進一步保證工業品的壟斷地位，英國政府還嚴格限制本國的技術人員（工匠）進入殖民地。同時通過立法，限制殖民地發展自己的工業——除了磨麵、釀酒、製蠟，其他任何製造業都不許涉足。

1763年，英國最終贏得了七年戰爭的勝利。但政府之前籌措軍費所發行的公債，還本付息需1.3億英鎊。戰後法國被迫割讓了加拿大，可接管新殖民地需要大量的政府人員和軍隊，這筆費用只能英國人自己出，這又需要一大筆錢。為了解決錢的問題，英國政府針對北美殖民地頒佈了《糖稅法》和《印花稅法》，再之後又以更加嚴苛的《湯森法案》取代了《印花稅法》，希望以此來增加稅收，填補政府財政的漏洞。至此，原本嚴重的剝削最終超過了北美移民的忍受極限，於是便發生了諸如波士頓傾茶事件之類的抗英事件，反叛者們開始秘密囤積槍支、火藥，而親英勢力也紛紛北上，去投靠加拿大的英軍。到了1775年，以萊辛頓村英軍和北美民兵發生交火為標誌，北美殖民地對“母國”的反抗演化成了一場獨立戰爭。

北美大陸軍在和英軍的對抗中並沒有佔到很大的便宜，甚至在整個戰爭中所起的作用也並非是決定性的。原因很簡單，北美地區十三個州人口共計不到三百萬——這裡面還包括近半數“吃裡爬外”的親英派，工業基礎薄弱，財力匱乏，完全沒有海上力量。而英國當時僅本土人口就六七百萬，算上殖民地人口則超過三千萬，國家財力雄厚，已經開始進行工業革命，並且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對北美十三州掌握著絕對的制海權。這種懸殊的實力差距單靠一句“正義必勝”是抵消不了的。

另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是，在獨立戰爭爆發時，北美的居民事實上還不能被稱之為是“美國人”——那個時候大伙還沒有國家和民族的觀念呢。這一點也不奇怪，自古以來，“國家”這個東西能夠存在，從來都是被“逼”

出來的。壓力可以把泥土夯實，同樣也可以聚人成國。一個自然災害、一個外敵入侵，這兩個外部壓力迫使一個區域內的人必須要結合起來，並且要接受一定的等級分工，如此便出現了國家。一般而言，越是生存壓力大的地方，越會強調國家意志，道理便在這裡。而北美偏偏是一塊難得的“風水寶地”，自然災害和外敵入侵都極少，當地土著被殺光之後，留出的生存空間足夠當時的移民們折騰，這種少有外部壓力的環境孕育出了後來美國人特有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但卻難以產生很強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所以美國歷來特別強調愛國主義教育，但凡大的集會大伙都要自發唱國歌。美國歷史上有三次民族主義特別強勢的時候：第二次獨立戰爭英國人擴進後的一番燒殺劫掠、一把火燒了白宮，珍珠港事件，以及“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都是老百姓明顯感覺到外部壓力的時候。

而就獨立戰爭前夕而言，雖然英國政府的苛捐雜稅讓人感覺到肉疼，但這個壓力怎麼說也和外敵入侵、自然災害不能相提並論，真正被侵犯到的其實是當地“不干涉別人也不被別人干涉”的個人主義。當然，也不是一點國家的概念也沒有，原本北美殖民地是作為英國的一個外延存在的，所以要說國家認同感，移民們首先想到的還是英國，美國眾多地名乾脆就是在英國地名前面加了一個“新”（new）字而已，所以獨立戰爭爆發時半數人會是“親英派”。名不正，則言不順，獨立戰爭時期大陸軍的士兵是靠高額軍餉才募集來的，這和後來中國老百姓自發打日本鬼子完全是兩個心態。1776年以後，受財力的限制，大陸兵力逐年遞減，從最高峰的4萬多人一直減少到最後的13000多人。這裡多提一句，這種募兵制一方面需要巨大的財力才能支撐，另一方面軍隊的士氣和軍紀往往都不會很好——所謂吃糧當兵，如果命沒了自然就沒得吃了；至於軍紀，在這種金錢雇傭關係下同樣難以保持，駐海外美軍走哪都必須要治外法權，為的就是盡可能減少麻煩，如今日本韓國時不時爆出來的美軍強姦案便是一個佐證。後來過了兩百多年以後的2003年，由於電腦系統問題導致當時正在伊拉克作戰的美機步三

師防空營的工資沒能即時到賬，結果引起了戰場上的美國大兵的騷動，無奈之下，軍方高層只能臨時開通一條衛星通信綫路讓前綫士兵查銀行轉賬記錄，這才平息了騷動。

回到正題。由於戰爭爆發前英國政府對北美殖民地的形勢估計嚴重不足，戰爭初期完全是大陸軍有心而英軍無心。戰爭爆發時英國在北美十三個州總兵力不過 6000 多人，正是在這種局部劣勢下，英軍在邦克山戰役中慘敗收場。不過“美獨勢力”的好運氣也就到此為止了，這之後大陸軍北上進攻加拿大的英軍便被打回了來，1776 年回過味的英國人開始向北美增兵，在紐約擊潰了華盛頓率領的 1.8 萬多大陸軍，大陸軍撤至德拉瓦河畔時，華盛頓帶出來的士兵不過 4000 餘人。

需要繼續說明的是，大陸會議推選年輕的華盛頓為大陸軍總司令，其實和其個人威望沒有甚麼關係，而是因為華盛頓是獨立派高層裡唯一一個有軍事素養的成員。而且這個位置在“系統內部”也不是很受歡迎——當時大伙都知道輸的可能性比贏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一旦事敗，“總司令”必然是要上英國人的絞刑架的。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1776 年北美獨立派在英軍剿殺下即將支撐不足的時候，英國人的老對手——法國和西班牙開始向美國提供財政上的支持。原因很簡單，當時的歷史大背景是：歐洲各國正在爭奪歐洲霸權和海外殖民地，英國正處於歐洲眾矢之的的位置。來自法國和西班牙的資金援助使得大陸軍在當年從 2.3 萬餘人擴編到了 4.6 萬多人，之後荷蘭和俄國也加入到了援助美國的行列，荷蘭向美國提供了 700 萬英鎊的金幣，而俄國的葉卡捷琳娜二世則派遣俄國艦隊為來往於美國與歐洲之間的“中立國”商船護航。他們的目的很簡單，都是要打擊英國，擴大自己的地盤。

回過頭來看這段歷史，“北美獨立戰爭”中真正的主角應該是英國和法國。對法國而言，北美獨立戰爭其實是其同時期在全球範圍進行的英法戰爭的一部分。法國僅直接在北美十三州參戰的陸軍就超過 1.65 萬人。法國

皇家海軍參戰人數則達 7.5 萬人（7.25 萬名水手和 2500 名軍官），其中僅直接參加約克鎮戰役的法國海軍官兵就超過了 1.5 萬人，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同時期北美大陸軍的總兵力。除此之外，在同一時期，法軍和英軍在西印度群島也正打作一團，英軍因此始終沒法向北美增兵。到了 1778 年，西班牙海軍也加入了北美戰場，至此英軍在北美已經完全處於劣勢。

獨立戰爭情形其實非常像 20 世紀 50 年代的朝鮮戰爭，法國在其中扮演了中國加蘇聯的角色。當然，法國人的目的是為了和英國人爭奪殖民地，至少不能讓英國人得到她。獨立戰爭的最後一個大戰役約克鎮戰役結束後，在受降書上簽字的三個人裡兩個是法國人——法國陸軍中將羅尚博伯爵、海軍中將德·格拉斯伯爵，剩下一位是華盛頓。

最終以 1783 年美法英在法國巴黎簽署的《巴黎條約》為標誌，獨立戰爭宣告結束。歷時八年的戰爭，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美國。它基本擺脫了英國的控制，成了美洲首個獲得獨立的國家。之所以說基本，是因為美國當時還處於歐洲的陰影之下，時常會被英國和法國粗暴地“干涉內政”。在戰爭結束後，英國在美國的領土上仍舊佔領著不少據點。此外，英國還在加拿大設立基地，訓練和武裝印第安人，不斷對美國西部的白人定居點進行“恐怖襲擊”——這和後來在蘇阿戰爭中美國人訓練賓·拉登們襲擊蘇聯人基本是一個套路。

英國自然是輸家，不但失去了北美十三州的殖民地，受北美戰爭的拖累，在西印度群島以及斯里蘭卡地區和法國人的戰爭中，英國人也吃了敗仗。

而法國最終的結局也同樣不妙。由於直接參與包括北美戰爭在內的一系列大戰，並且給予美國大量的援助，原本在七年戰爭後已經一團糟的法國財政至此徹底宣告破產，並最終導致了 1789 年法國大革命的爆發。革命的最初緣起與 17 世紀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如出一轍，由於天災而導致法國出現大面積饑荒，而國王和貴族對飢民們不聞不問，於是老百姓揭竿而起，資本家們也就跟著趁勢而起了。大革命中，路易十六被資本家們推上

了斷頭台，前文提到的羅尚博伯爵在雅閣賓派執政期間被丟進了監獄，所幸最後撿了條命，活到了拿破崙時期得以善終，而德·格拉斯伯爵則丟了性命。持續的高強度革命也讓法國錯過了工業革命的先機，在後來與英國的競爭中，法國在經濟上始終慢了半拍。

當然，之所以寫這些並非是要在歷史問題上去揭誰的短，事實上美國人自己並不避諱這段歷史，獨立戰爭中法國所起的作用我們可以從美國的許多歷史文獻中看到。一個國家的自豪感說到底是來自於它的現狀而非歷史。

二元經濟——為何無人能做美國的國王

關於華盛頓，在很多文章中都有類似這樣的描述：在獨立戰爭勝利後，華盛頓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力和威望搖身一變為“華盛頓一世”，而是在連任了兩屆總統後，恬淡心安地回到弗吉尼亞的維農山莊，在平靜中走完一生……如此這般。

不過問題恐怕沒有這麼簡單，一位生活在兩百多年前的古人的心思，筆者自然是沒有辦法去揣測的，但僅就當時的政治態勢來看，換做任何一個人，恐怕都沒法把自己變成“××一世”。美國自身並沒有主導獨立戰爭的勝負，因此沒有哪一支政治力量通過戰爭建立起了屬於自己的絕對權威，更遑論出現單個的強勢政治人物。而更重要的是，在美國政治群龍無首的背後，是美國經濟存在明顯的“二元制”。

戰後（獨立戰爭後）美國國內的政治派系主要有兩支：由亞當斯和咸美頓領導的聯邦黨、傑佛遜領導的民主共和黨。聯邦黨人主張建立強勢中央政府，搞精英政治。民主共和黨人恰恰相反，他們反對中央集權，主張強化地方政府，最好搞邦聯制才好。華盛頓自稱是“中立派”，不過在具體行事上他更傾向於聯邦黨。美國獨立伊始，中央的權力主要掌握在聯邦黨手裡。這是因為咸美頓當時身為聯邦的財政部長，手裡有 2000 多個位置可以作為回報送給選民^{【1】}，而民主黨的黨首傑佛遜是國務卿，他管理的國務院沒

【1】美國一直以來實行的都是獵官制（spoil system），將政府職位作為回報給予自己的支持者是完全合法的。

甚麼油水——當時外交對美國而言並不是特別重要的問題，提供不了多少有吸引力的職位，所以也就吸引不了選民。聯邦黨主張中央集權，民主共和黨主張強化地方權力，根源恐怕就在這裡——任何一件事情出來了，對於其初衷，從不同角度我們可以解釋出很多種“道理”來，但對於身在其中的當事者而言，他們做某種選擇，主觀上往往不會有太多的所謂“深謀遠慮”，他們肯定得先著眼於眼前的問題。對政治人物來說，“眼前的問題”肯定就是如何強化自己手裡的權力，聯邦黨人主導著聯邦政府，自然要強化中央集權。相應的，民主共和黨肯定就要搞強枝（民主共和黨）弱幹（聯邦黨），以保證自己的權力。

而這兩黨的政治鬥爭背後，則是美國南北經濟模式之爭。聯邦黨的支持者主要是北方新英格蘭地區的工商業資本家，當地自然條件複雜，農業種植條件無法與南部相比，但工商業則優勢明顯。對他們而言，加強中央集權有助於統一國內市場，政府有能力通過關稅壁壘和財政補貼來扶持資本家搞工業。而搞精英政治則可以在話語權問題上把南邊的土包子們排除出去，同時他們還希望國家建立強大的軍隊，為“資本主義事業保駕護航”；民主共和黨的支持者則是來自於南部的農場主，人家大老遠從歐洲移民到北美，追求的就是“桃花源”式（對他們來講可能說“烏托邦”更合適）的田園生活，自然不會歡迎一個甚麼都管的強勢政府，他們也不希望建立龐大的軍隊，特別是“燒錢”的海軍，因為對他們而言這只意味著高賦稅。

外交方面，聯邦黨比較“親英”一些。原因很簡單，仗已經打出結果了，後面該做的生意還是要繼續做下去——西方式的實用主義，表現的就是如此直接。民主共和黨則比較“反英”，原因一樣很簡單，對政客們而言，“敵人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對他們背後的農場主而言，在獨立戰爭期間英國人為了打擊美國經濟，以“正義”的名義，解放了不少南方農場的黑奴，農場主們因此損失慘重——這一招後來在南北戰爭中又被北方資本家給學去了，繼續用在南方“紅脖子”們身上（因南方人長期在田裡勞作，脖子

被曬得通紅，所以被稱為“紅脖子”）。除此之外，前面提到的印第安“遊擊隊”襲擾，吃虧的主要也是南部的農場主。

在這種政治態勢下，無論是誰，真要是頭腦發熱做了“××一世”，他的下場恐怕只會比中國的袁世凱更糟糕——國王的存在遠不止是意味著一個家族可以世代無償享受尊榮，對國家而言君主制的建立意味著國家擁有一個統一且一以貫之的利益取向。反過來說，一國內部完全相悖的又勢均力敵的利益集團完全可以把台上的君主撕得粉身碎骨。

美式政治——不是誰都玩得起

如果站在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顯然當時北方的主張更靠譜一些。拿現在的話來說，它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北方的政治主張，歸結起來就是要搞工業，建立獨立的經濟體系，如果不這樣，光搞種地之類的“低端產業”，那麼美國經濟只能一直依附於英國或是別的歐洲列強，繼續給別人做原料產地和產品銷售市場，說到底還是別人的“經濟殖民地”，日後甚至在政治上被人家翻盤也未可知。美國能在內部鬆散的情況下維持統一和獨立，完全得益於歐洲各國正打作一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去加強中央集權，那麼日後一旦歐洲局勢安定下來，以農業為主的美國就是一塊沒被瓜分的蛋糕，各國必然紛紛要向美國伸手，屆時缺乏權力核心的美國只怕比中國的晚清時期還要慘，國家陷入分裂幾乎就是必然的事情。

現在美國的政治體制根源，便始於其獨立初期的政治態勢。比如，其聯邦制，就是主張中央集權和主張地方為大的兩派幾番鬥爭之後妥協的產物。除此之外美國政治體制裡還存在一個基本特質，就是這本質上是一種“贏家至上”的遊戲。

人們通常看到的是：幾派政治力量在一個大伙認可的原則之下進行選票競爭。姑且不論這裡面資本的影響有多大，也不論靠煽動公眾情緒上位的競選人有多少真才實學^{【1】}，只說基本原理，投票表決多數時候決定的不是甚麼

【1】相對於“選誰上”而言，“選誰下”其實才更難糊弄，選上只要糊弄一時就可以，可是面對“選下”你沒法連續糊弄幾年，而美式政治的彈劾恰恰要比選舉要麻煩和繁瑣得多。

“對錯”的問題，而是一個利益歸屬的問題。誰的票數多，就按照誰的意志來，完全可以不考慮輸家的利益。那反過來說，誰都知道跟著贏家有肉吃，這就意味著贏得投票的一方可以在下一輪獲得更多的支持，那必然贏的更多。如此我們便發現一個有悖於我們一般認識的問題，投票表決最後達成的竟然是“馬太效應”，這顯然和公平是扯不上關係的——甚麼是公平，“損有餘補不足”才是公平。再功利一些說，就是投票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平息爭論，但它無法實現平衡，而失衡狀態一直持續下去，系統必然是無法維繫的。

我們再來看美國的政治結構。美國行政機制是總統集權制，而官員選拔則是獵官制。所謂總統集權，就是說競選人一旦當選，那麼行政權力將最大程度地集中在他的手裡——美國不存在集體領導的概念，它的總統一直有“帝王般的總統”之稱。而所謂獵官制，是指聯邦政府各級官員都是由總統委任，每一次總統大選結束之後，華盛頓換掉的都不止是一個總統，上千名政府官員要跟著搬家，而新的委任則是作為競選中給予總統支持的回報——所謂的“支持”無外乎是提供資金或是政治上的交易。而在美國這是完全合法的且社會早已接受。這其中所掩藏的腐敗或者是“合法的腐敗”是顯而易見。林肯就任美國總統之後曾一下子就把當時 1639 個公職中的 1457 個位置換了人。

1881 年第 20 任美國總統詹姆斯·加菲爾德因為無法滿足獵官者的要求而被人刺殺了，這時候美國人才開始正視獵官制的缺點。在 1883 年美國國會最終制定了《聯邦公務員法》，但這也僅僅是限制了獵官制的範圍。時至今日，美國除軍官以外，聯邦政府各部的局長以上級別官員在總統離任後依舊會全部換人，這就意味著這些職位都將通過獵官制來產生新的人選。

除了“合法腐敗”之外，總統集權加獵官制的體制更意味著在四年任期當中，白宮幾乎就是完全由一個小圈子內的人來掌控，這就是“贏家至上”的含義所在。而在不同派系利益常常南轅北轍的美國，派系利益是如何調和的呢？答案是根本不存在調和。

獨立戰爭結束後不久，美國就迎來了長達六十年的疆土擴張。先是不斷向西部開拓，掠奪印第安人的土地；1803 年美國以 1125 萬美元從法國手裡買到了自密西西比河到洛磯山脈的整個地區，其中包括現在的路易斯安娜；1845 年，吞併了原屬於墨西哥的德薩斯州；1846 年，美國與墨西哥正式開戰，並在 1848 年打敗墨西哥，戰利品是加利福尼亞、內華達、猶他的全部地區，科羅拉多、亞利桑那、新墨西哥的懷俄明的部份地區，面積大概相當於當時墨西哥全境的一半；接著以“和平的方式”從英國手裡獲得了俄勒岡地區，到 1849 年基本上完成了美國本土的擴張……這就是美國人處理“贏者通吃”和派系利益矛盾的辦法，通過不斷的擴張讓所有人都能獲利，區別僅僅是誰多誰少而已。贏者通吃，但輸者同樣有利可圖。

而當利益一旦無法擴張時，問題也就隨之出現。1849 年領土擴張基本結束之後，美國迎來的就是南北間的矛盾升級，在差不多 10 年後這便演化成了南北戰爭。而最終真正消弭南北矛盾的並非是林肯，而是 1898 年開始的美西戰爭。看清了這一層，也就能夠理解為甚麼美國歷史上會對外征伐不斷，同時也就可以理解為甚麼美國總統頻頻有人遇刺。

現在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接受甚至是原樣照搬了美國的政治模式，不過他們非但沒走上像美國那樣國富民強的康莊大道，反倒內亂不斷，有些乾脆到了爆發武裝衝突的地步——比如埃及，又比如菲律賓。這並非是因為南橘北枳，而是因為這些國家沒有像美國那樣的利益擴張空間，相反他們本身還面臨著國際資本的剝削。這些國家的經濟運行只能在本國範圍內進行，而這根本就是一個封閉體系，利益沒甚麼擴張餘地，你多佔一分必然就意味著別人多損失一分。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彼此鬥得你死我活，又怎麼可能有其他的釋放途徑？

而即便是對美國而言，一個國家怎麼可能無休止地對外進行利益擴張呢？而一旦有朝一日美國無力再維繫國外利益不斷輸送入美國，那麼等待這個國家的又將是甚麼呢？

不甚光彩的啟動資金

美國建國時的 18 世紀到 19 世紀是一個特殊到絕對無法複製的時代，文藝復興和科技成果井噴式的爆發將西方國家帶入到了文明時代，而種族主義、白人至上觀念又讓他們並不拒絕野蠻。距離現今最近的一次種族滅絕發生在美國，這顆地球上最後一個大規模的奴隸制經濟體同樣來自美國。而正是那個“青黃不接”的時代，使得美國在當時沒有承受一絲道義上的壓力。

土地是最基本的經濟要素。任何一國的崛起，無不是以土地所有制的改變為起始。近現代時期，日本的“版冊奉還”、中國的土地革命、印度廢除柴明達爾制等等，無不是經歷了激烈鬥爭。而美國人的“土改”卻要輕鬆容易得多——直接把當地的印第安土著殺光了，它的殘酷性遠遠要甚於歐洲“羊吃人”的圈地運動。

北美新大陸是一塊被“上帝保佑”的擁有大量待開發資源的大陸。幾乎一半的面積被森林覆蓋，有超過 500 億棵樹，還有 2 萬公頃的沃土有待開墾。肥沃的土地吸引了大量歐洲移民的到來，卻給北美印第安人帶來了滅頂之災，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印第安人的人口從 100 萬銳減到 25 萬，幸存下來的則被迫離開富饒的土地，被驅趕到由政府設定的保留地。

任何經濟模式當中，人都是永遠無法被省略的、最基本的經濟要素之一，自資本主義發端以來，通過壓低工資、延長工時，甚至使用童工來壓縮人力成本，對資本家而言並不是甚麼新鮮事。而由此帶來的社會管理成本急劇升高同樣不是甚麼新鮮事，1836 年到 1848 年，英國工人就曾因不堪

忍受資本家嚴酷的剝削，最終發起了席捲全國的“憲章運動”，這才有了延續至今的“八小時”工作制。而美國在資本原始積累對人力成本的經濟方案同樣簡單，壓縮人力成本最決絕的辦法就是不把他們當做是“人”——美國南部的種植園經濟基本上完全是靠黑奴來完成生產過程的。

華爾街在成為金融中心之前，曾是北美的黑奴交易市場。北美販賣黑奴的血腥交易始於 17 世紀上半葉，到 1800 年，被販運到美洲的黑人達到 1000 萬至 1500 萬，死在販奴路上的大約 7500 萬。嚴格說來美國曾是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奴隸制國家。

此外還需要提一下的是，眾所周知，中國在近代曾飽受鴉片毒害，而美國其實是繼英國之後又一個“國際毒販”。據不完全統計，從 1805 年到 1837 年的三十多年間，美國共向中國輸入鴉片 14169 箱。1839 年虎門銷煙運動中，僅 3 月份林則徐從美國商人手中收繳的鴉片就達 1540 箱。

南北戰爭——崛起絕非是無代價的

如上所說，美國的這套政治體制能夠良好運行的前提是能不斷實現利益擴張：獲得足夠的利益——各個集團都有得分——各利益集團的胃口都被撐大了——進一步的利益擴張。不過和英國不同的是，美國存在經濟二元制的問題，所以國內問題更容易爆發，一旦利益擴張的速度慢下來了，等不到工人們起來反抗，南轅北轍的利益集團之間就要先打起來了。

1790 年，南北兩派達成了妥協。南方派將支持北方主導的聯邦政府，但作為交換，南部各州必須由南方派掌控，首都則要從費城搬到波多馬克河畔，也就是今天的華盛頓。因為那裡處於馬利蘭和弗吉尼亞兩個蓄奴州之間，屬於南方派系的地盤。如此，美國國內搞起了“一國兩制”。

1794 年，聯邦政府和英國政府達成了一份協議，雙方對獨立戰爭以後的一系列遺留問題作出了妥協。在此之前，南方農場主一直要求英國政府賠償在戰爭中“解放黑奴”給他們造成的損失。聯邦黨人出於工商業集團的利益考慮，為了盡快和英國關係正常化以便繼續做生意，在協議中並沒有提及這件事。這件事讓很多南方農場主和聯邦政府翻了臉。而同一年，聯邦政府又要開徵酒稅^{【1】}，南北的矛盾便進一步激化，賓夕凡尼亞的農場主們最終暴動了，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威士忌酒暴亂（Whiskey Rebellion）”，聯

【1】在毒品和艾滋病氾濫之前，酗酒一直是西方最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西方各國政府對酒類的管控從來都是異常嚴格，美國的酒類管理部門是和聯邦調查局相當的暴力執法機關，而政府的嚴格管控也使得酒的利潤異常高。

邦政府為此調集近 13000 多名士兵由華盛頓親自率領對叛亂進行了鎮壓，這個數目已經趕上獨立戰爭後期時的兵員總數了。

在相對平靜了一段時間以後，由於領土擴張導致南方種植業經濟規模越來越大^[1]，南方經濟實力得到了加強，對北方派的政治壓力也隨即加大了。到了 1801 年，民主共和黨的傑佛遜以 59 票對 57 票贏得了大選，出任美利堅第三任總統，一部分聯邦黨人隨即準備讓北方各州獨立，成立新的聯邦。這次政治分離運動最後由於咸美頓的反對而沒有付諸實施，但代價是高昂的——由於這件事導致咸美頓和布爾的關係急劇惡化，兩個人決定用決鬥來解決問題。在決鬥中，咸美頓被布爾給幹掉了，加之之前華盛頓已經過世，北方派至此沒有了領軍人物。

而與此同時，英國感覺到不斷發展的美國在日後可能威脅到自己的霸權，同時英國人也一直惦記著再次奪回失去的殖民地，於是開始在海上對美國進行封鎖，而美國為了繼續擴大國土，也盤算著從英國人手裡拿下加拿大等殖民地。到了 1812 年，美英之間終於爆發了“第二次獨立戰爭”。戰爭歷時三年，期間英國人曾打到華盛頓，一把火燒了白宮^[2]，但最後戰局還是陷於膠著，雙方不得已只能罷兵言和，誰都沒有如願。不過這場戰爭還是徹底打消了英國人奪回北美殖民地的想法，也讓美國人迎來第一次民族主義高漲期。美國現在的國歌《星條旗永不落》就是在那時被創作出來的。在這樣的氛圍下，聯邦黨由於一貫的親英立場，被打成了“美奸”、叛徒、投降派，徹底宣告出局。美國由此出現了民主共和黨一黨獨大的局面，民主共和黨人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由於戰爭中積累的威望，成為美國第七任總統。在沒有了英國這個後顧之憂後，民主共和黨主導下的美國開始集中精

【1】在當時的條件下，土地面積增加對種植業更有意義，所以北方派對開疆擴土沒甚麼興趣，甚至有些抵觸。

【2】1815 年修復總統府的時候，為了遮蓋當初火燒的痕跡，用白塗料粉刷了整個外部，白宮（The White House）的名字便最初由此而來。

力向西部和南部以及西班牙佔據的佛羅里達地區擴張，以獲得更多的土地來支持南方種植業經濟。

然而民主共和黨在失去對手以後，很快也陷入了內部分裂，於是便有了後來的民主黨和共和黨。至於北方派，雖然聯邦黨徹底垮台了，但歸根到底那只是一個政治上的代理人，北方的工商業集團還在繼續發展。

北方工商業最初的發展模式，用一個詞就能說清楚——“山寨”。雖然英國政府嚴加控制，但在發大財的誘惑下，大批英國的技術工人還是通過各種渠道來到了北美洲。當時美國平均每年進來三十萬移民，大部分選擇留在東北部搞製造業。那時的主要工業——棉紡業，開始在美國迅速發展壯大。就這樣，通過“侵犯知識產權”，美國算是搭上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末班車，北方派的經濟實力藉著這股“東風”大幅提升，開始在勢頭上壓過南方派。政治上的話語權自然也要跟上去，到了 1854 年，現今的共和黨成立了，它在當時所代表的就是北方工商業集團。

在北方工商業集團實力不斷壯大的同時，美國在 1849 年以後的領土擴張也基本到頭了。^[1]換句話說，再想通過搶別人把自己內部的利益分配問題混過去，這條路算是行不通了。用中國內地教科書裡的話說，就是南北兩邊的“矛盾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在此期間，南北兩派進行了幾次妥協，1860 年時終於“妥協”不下去了，共和黨贏得了那年的大選，林肯就任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於是 1801 年的一幕又上演了，只不過主角換成了南方派，而且他們做得更絕，在林肯正式就職前，就已經有 7 個州宣佈獨立。最終南方 15 個州中的 11 個州宣佈獨立，剩下 4 個也處於觀望狀態。

這個“矛盾”具體地說，主要是兩條：其一，新併入的州算是蓄奴州還是自由州？也就是最後一塊蛋糕該放到誰的盤子裡的問題；其二是關稅問

【1】夏威夷和阿拉斯加都是以後的事情，而且這兩塊領土距本土太遠，對國內政治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題，要實現工業化，要搞產業升級，這些光靠資本家搞“山寨”是不夠的，政府必須提高關稅，避免歐洲的廉價產品通過“自由貿易”衝擊本國正在起步中的製造業。而這正是南方種植業集團所極力反對的，因為高關稅會導致工業品價格提高，會增加他們的成本。同時，南方的棉花等作物大部分是作為工業原料銷往歐洲的，如果對方用高關稅回敬美國，那麼板子自然是要落在南方派的屁股上。

從這裡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個問題：由低端產業向高端產業升級，並不是像一個孩子一步步長成大人那樣“自然而然”。一個經濟體要改變經濟結構，做產業升級，最大的阻力不是來自外部的技術封鎖或是別的甚麼干擾，而恰恰是來自其內部。搞低端產業和搞高端產業，對經濟政策乃至社會構成等方面的要求都是不一樣的，甚至可以說是南轅北轍的。如果低端產業已經做大，那麼相關的利益集團的訴求和國家整體利益必然會產生相悖的地方，這些問題是不可能通過所謂“市場手段”來解決的，只能由外力強行調整。舉個例子，一個國家要調整經濟結構，從低端的出口加工升級到高端製造業，在關稅政策上就會遇到前面提到的問題。除此之外，在社會分配方面也會產生不同的訴求——高端產業必須要求更全面的基礎設施，要有錢投資必然就是要提高對加工企業的稅率。此外搞高端製造業首先必須有一個穩定的技術工人群體，而要想讓大伙能靜下心鑽研技術，必須要先保障工人的權益，待遇自然也不能低，更要進一步讓工人獲得較高的政治地位，不能讓人覺得工人是弱勢群體；而搞出口加工，獲利大小主要取決於人力成本的高低，對工人素質要求不高，所以必然會更傾向於低工資低保障。這樣兩種完全相悖的訴求如何調和？歸根到底只能通過市場以外的手段壓一個扶一個。

把這個問題再往前推一步，把上面的問題倒過來，假如我已經有了比較高端的產業——比如說重化工業，那麼返回頭來想搞點輕工業之類的低端產業會如何呢？答案是會容易得多，重化工業對物流、電力等基礎設施的

要求比輕工業要高得多，這就是說先重後輕的模式下輕工業在基礎設施方面基本就是吃現成的；而高端產業除了前期的高積累之外，也意味著步入正軌之後的高回報，這樣一來社會財富的增加也就意味著福利的提高，這種情況下低端產業從業者的生活也就更有保障。而這還沒有考慮重化工業對國防的支持這一外延價值。歸結起來我們會發現，對於英法等第一批列強之後的後發國家而言，先重後輕的工業化路徑看似困難，其實效率遠高於先輕後重。改革開放後中國東南沿海加工製造業能夠迅速發展，核心優勢就在於有之前重化工業先行打下的基礎。

回到正題上來。在當時，美國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是戰爭，也就是後來所說的南北戰爭。戰爭的具體過程這裡不再多言，我們只說結果。四年內戰，美國總共死了 62 萬人——1860 年美國人口總共不過 3100 萬，這個數字超過後來美國歷次戰爭的總和。論殺美國人的效率，後來的德國人、日本人恐怕都望塵莫及。謝爾曼將軍對南方乾脆採取了“三光政策”，他領導下的聯邦軍隊，從佐治亞、北卡萊羅納到南卡萊羅納一路燒殺劫掠，把所到之處統統變成一片焦土。最後南方的白人青壯年在戰爭中損失了四分之一，家畜損失五分之二，農業機械、工廠、鐵路損壞一半，財產損失近三分之二——總計約 50 億美元，南方派就此徹底一蹶不振。一直到現在，南方的幾個州仍舊是比較落後的地方。北方的戰略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徹底打垮南方的經濟基礎，你的經濟垮了，日後對中央的依賴性才大，離心傾向才能被遏制。

這種解決方式殘酷但確實有效。早在建國伊始，咸美頓等人就提出了搞工業化的設想，但在南北雙方的反覆“折騰”下，美國的整體工業化被拖延了近七十年。1863 年以後，美國工業化的障礙最終被徹底清除掉了，旋即通過關稅壁壘以及增加國家補貼為本國工業發展構建起了“苗圃”——這也是後來各國搞產業升級的標準戰術。美國的工業化建設由此迅速地展開了，就此迎來了一個長達 25 年的快速發展期。在以蒸汽機為標誌的第一

次工業革命中，美國算是趕上了一個尾巴。但在 1870 年以後開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美國則是領跑者的角色，我們身邊常用到的技術產品，除了互聯網以外，大多數都是在那個時代被發明出來的，汽車、飛機、電燈、電報和電話等，伴隨著技術革命，美國的鐵路建設和煤炭、石油及鐵礦開採也進入到一個大躍進的時代。美國的經濟水平和英國達到了同一量級——不單單是說經濟總量，而是兩個國家“造東西”的能力。事實上到 20 世紀初期，美國的製造業規模以及技術水平都已經完全超過了英國。

另外值得一說的是，事實上南北戰爭本身也是對美國工業化的一種另類推動——正是北方聯邦政府的軍需訂單造就了 J.P. 摩根、杜邦、阿莫爾、斯達德貝克等一批資本家，而資本的集中客觀上的確為後來的工業化做了初始準備。當然，這幾位的發家史聽起來恐怕和“勵志”是沾不上邊的。《哈珀月刊》在 1864 年曾經記載：“（政府）本要的是糖，拿到的卻是沙子；本要咖啡，結果卻是黑麥；本要皮具，結果卻是些比牛皮紙好不到哪去的玩意；要的是健壯的騾馬，得到的卻是病的快死的驢子。”——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朝鮮戰爭時期國內資本家用帶菌棉花給志願軍做急救包，用變質牛肉做罐頭，以及用薄鐵皮做所謂的“軍用鐵鍬”。

美西戰爭——捏軟柿子是一種智慧

19 世紀中後期美國開始進入工業化大躍進的年代。在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環境下，資本的趨利性被最大限度地釋放了出來。眾多像愛迪生^[1]、萊特兄弟^[2]這樣的發明家在那個時候瘋狂地進行各種發明嘗試，其中大部分最終都因缺乏實用價值而不了了之，但少部分仍舊是有價值的。然而少部分有前途的東西被發明出來以後，大伙就一窩蜂地從銀行貸款或是自行發債券，然後以最快的速度把錢扔進去，一個產業就這樣發展壯大了。再往後，隨著砸錢進來的人越來越多，產品的價格就會不斷被拉低，高技術也就變成“成熟技術”了，於是眾人又開始四下尋找新的項目……就這樣，技術在利潤的指引下，大踏步地把美國帶入到了工業時代。現在美國的眾多大財團，如洛克菲勒、福特、摩根等，都是在那個時代發展壯大的。而由律師、工程師等所組成的“中產階級”也是在那一時期開始形成的。

而在技術高速發展的背後，美國企業的生產方式依舊是以壓低工資、延長勞動時間——當時美國工人的平均勞動時間是 14 到 16 個小時，最長的甚至達到 18 個小時，連童工的工作時間都能達到 10 小時以上——沒錯，在 1940 年前美國企業一直在用童工。熱狗、漢堡之類的東西之所以會在美國大行於世，就是因為這些東西吃起來省事、省時。嚴苛的剝削必然帶來工人的反

【1】除了燈泡之外，執行死刑的電椅其實也是愛迪生的發明。

【2】遺憾的是，在第一代飛機發明之後，萊特兄弟的興趣轉到了依靠專利的模糊性、到處打專利官司賺錢上去了，而這在一定程度上反倒阻滯了美國航空工業的發展，從而一度被歐洲反超。

抗。1886 年芝加哥工人掀起大罷工，這次大罷工留給後世的遺產，就是八小時工作制以及每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

一方面，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工人在剝削之下消費能力嚴重不足；一方面則是私人資本無序投資造成產能嚴重過剩，也就是我們如今常會提到的投資過熱。19 世紀末，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美國的採礦業隨之開始興盛，作為配套工程的鐵路成為了當時最賺錢的“朝陽產業”。一夜之間大量的鐵路公司冒了出來，1885 年到 1892 年，美國境內一共修了 7.5 萬多千米的鐵路，差一點佔了同期全世界鐵路總里程的三分之一，它們所提供的運能遠遠超過了當時的需求。為了爭奪一條綫路的控制權，幾家公司在老闆的帶領下常常會動刀動槍，打得血流成河，那架勢與黑社會搶地盤沒甚麼兩樣。在鐵路沿綫，中產階級們購置了大批維多利亞風格的大房子，形成了新的城鎮。

大批同類型企業跟風上馬，其結局是可想而知的。最終大批鐵路公司宣告倒閉，鐵路沿綫新興的城鎮由此變成了人煙稀少的“鬼鎮”，最初給他們貸款的銀行一下子多出了一大筆壞賬。銀行的壞賬進一步引起了儲戶們的恐慌，於是大伙紛紛到銀行擠兌，銀行隨之倒閉，進而引起更大的恐慌……由此，美國 1890 年經濟危機宣告爆發了。到了 1893 年，一月到八月工業股票平均市值下跌近一半，一年內有 600 多家銀行和信用機構破產，各類破產事件超過 1.5 萬起。

與美國差不多同時起步的德國和日本，在這個時候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為了拓展自己的殖民地，德國人正在狂毆法國，日本則在 1894 年發動了甲午戰爭，之後又向俄國動手，發動了日俄戰爭。整個過程中德國一直受到英國的壓制，而日本則一直被英國當槍使——此時亞歐大陸的戰略格局是由英國所主宰的，任何新興勢力都自然要受到它的牽制。

而美國就要走運得多，它孤懸於亞歐大陸之外，在它旁邊正是西班牙統治下的南美洲。而當時的西班牙早已不復往昔的光榮，就連本土都曾幾

次被法國人佔領，這使它成為美國的最佳目標——一顆不折不扣的“軟柿子”。在這以後，專揀軟柿子捏就成了美國對外戰爭一以貫之的原則。

1897年，美國經濟在危機之後開始復蘇，但通脹的兆頭隨著也開始出現了。1898年，以“緬因”號戰列艦被炸為藉口^{【1】}，美國向西班牙開戰。美西戰爭中的詳情這裡不再贅述，僅說結果：美國人從西班牙手裡得到了古巴、波多黎各、關島和菲律賓。1823年門羅總統的《門羅宣言》，在1898年之後真正成為現實——美洲成為美國人的美洲，南美洲成為美國人的後院，美國可以獨享這裡的資源和市場。而獲得夏威夷、關島和菲律賓，其戰略價值則相當於戰國時期秦國獲得函谷關。進，這些島嶼是美國兵進亞歐大陸（中原）的戰略跳板；退，這些島嶼又構成屏護美洲本土（關中）的戰略屏障。這樣一來，對於亞歐大陸這一文明中心，美國就可以做到進退自如，多受其利，而不受其害。

以菲律賓為跳板，美國得以介入亞洲事務。1900年列強瓜分中國，美國依託它的地緣優勢，提出來“（中國）門戶開放，（列強）利益均沾”。就是說，不管誰從中國身上割下了好處，大伙都要人人有份。再直白一點，就是不管誰在中國獲得了好處，都要有美國的一份。這以後，在各列強的地盤上，美國人奉行的都是這種“利益均沾”的政策，也就是不去觸及任何“地頭蛇”的統治地位，只求分一杯羹。這樣一來，在獲得實利的同時，美國人無意間也在世界各地佈下了眾多“閒棋冷子”。在半個世紀以後，這個佈局最終演化成了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

【1】後來證明是美國人自己炸的，所以現在有人懷疑“9·11”事件是美國人自編自導的也不全是無事生非，誰叫它有“前科”呢？這就是一個標準的“狼來了”的故事。

“軟控制”——成本核算下的體制創新

接手南美洲以後，美國並沒有像過去那樣，把這些地方作為新的州併入自己版圖，也沒有像歐洲列強那樣，在被征服地區搞殖民統治，而是搞起了“體制創新”——通過軟（拉攏）硬（武力）兩手，在中、南美洲國家扶植親美政權。

從中、短期來看，單純擴大國土面積，對工商業發展的促進作用並不明顯。相反，給新併入的落後地區搞基建，會佔用大筆資金，延緩工商業特別是高端製造業的發展，而新增加的人口又會增加國內的就業壓力，搞不好，這些以種植業為主的地區甚至可能把美國好不容易消除的經濟二元制又給弄回來。在兩德統一以後，德國其實就一直被這個問題所困擾，相對落後的東德地區拖了整個德國經濟的後腿。

搞殖民統治，因為待在殖民地的不算是“自己人”，不用太負責任，所以成本能低一些，但還是要派駐軍隊和搭建殖民政府，來維持當地社會的正常運轉。如果當地爆出饑荒之類的事情，為了維繫統治宗主國終歸也還是要管的，除此之外還要面對當地居民的反抗——就像當初美國人抵抗英國人那樣。一旦經營不好，這些殖民地就會砸在手裡，成為不良資產，不但不會帶來贏利，還會從宗主國身上“倒吸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法等國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便是被手裡的殖民地“倒吸血”拖垮的。

通過親美政權，美國的資本家可以很順暢地在當地進行資本擴張，不一定是完全排他的，但最起碼肯定能給予美國資本最高的優先級別。而親美政權本身及其背後的利益集團在美國的資本擴張中也是有利可圖的，這就保證了雙方“合作關係”的牢固性，20世紀上半葉把持中國政經大權的四

大家族就屬於這個性質的集團。與此同時，當地社會的運轉、治安維持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等，大部分時候都不需要美國人操甚麼心，這些是由親美政權來負責打理的，只有這些國家內部出現不利於美國的權力更迭時，美國才需要加以干涉。而一旦這些國家內部出現重大變故，情況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美國人也可以相對從容地抽身退出，比如 1949 年退出中國內地，只要它主觀上不想糾纏，就很難被拖住出現“倒吸血”的狀況。總結一下就是：多受其利，而不受其害。

美國的這種“軟控制”模式對比英國式的殖民地模式，運行的成本和風險都要低得多。同時，對比英國人粗暴的殖民統治，美國的這種間接控制，在道義上的壓力的確也小了很多，至少看上去要“文明”了許多。這樣一種“文明”的模式，再通過“民主自由”、“人權”之類的概念加以包裝，就使得殖民地的上層“精英”以及知識分子們很容易會對美國人產生好感，在主觀上願意拉美國人進來取代歐洲人，而這些精英階層的人往往又會成為建立親美政權的人選，如此在“利”和“義”上都和美國人達成了一致，後面自然是大家合作愉快，皆大歡喜了。

而在推行自己“新體制”的同時，對於特定的戰略要地，美國依舊採取了直接控制——“軟控制”的成本低，但卻難以做到如臂使指，對戰略要衝，在沒有十足把握之前還是直接控制最保險。1903 年，美國策動巴拿馬脫離哥倫比亞，宣告獨立。之後美國從巴拿馬政府手中取得了巴拿馬地峽的運河開鑿權，1914 年 1 月巴拿馬運河竣工，除了經濟上的好處之外，通過運河，美國海軍的艦隊可以快速地穿梭於兩大洋之間，而無須分兵駐守兩洋，這就等於是讓美國海軍的數量翻了一番。在運河竣工當年，美國立刻在運河區常駐重兵，先後建立了 14 座軍事基地或要塞，並成立了“加勒比海司令部”，後來又擴大為“南方司令部”，巴拿馬成為了美國的“保護國”。為了進一步強化對運河的控制，1915 年美軍又佔領了海地，緊接著在第二年攻佔了多米尼加，因為這兩個國家都處於伊斯帕尼奧拉島上，這個島和古巴之間的向風海峽恰好是美國東海岸通往巴拿馬運河東口的必經之地。

參加一戰——美國的超級大生意

在美國人憑藉美洲大陸豐富的資源和市場搞工業化大躍進的同一時期，處於歐洲的德國和奧匈帝國的發展已經到了“瓶頸”。他們同樣正處於工業化的高峰時期，由於是後來者，海外資源和市場在這個時候已經被先崛起的歐洲列強們瓜分殆盡。這就是一場零和遊戲，你的盈利必然是別人的損失，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只有戰爭一個途徑，於是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英、法、俄、意和德、奧在歐洲大陸殺得血流成河，雙方的工業基礎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受戰爭影響，正常的生產難以為繼，而物資消耗卻在與日俱增。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美國的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一。截至 1914 年，全美共有工廠 275 萬家，產業工人 700 萬人，年工業產值 240 億美元，其中鋼產量佔到了全球產量的一半。在歐洲殺得積骨成山的時候，美國依舊選擇了保持中立，不去介入歐洲衝突，它暫時還沒有必要為了亞歐大陸的那幾塊殖民地和歐洲的列強們對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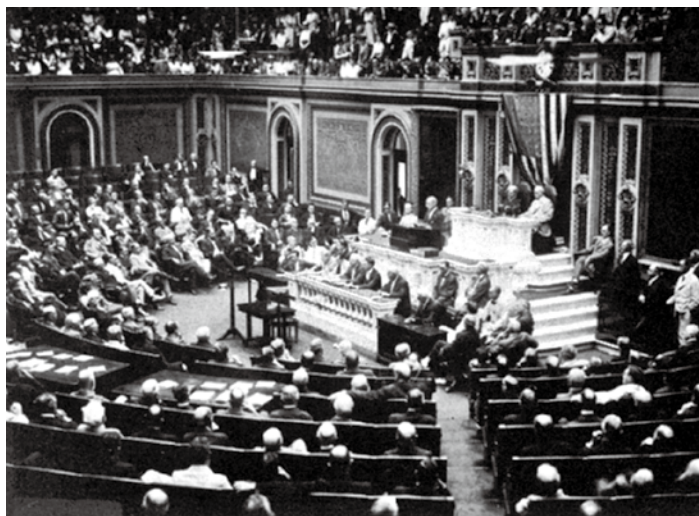
開戰之初，戰爭引發了美國國內的一片恐慌——普通人對戰亂的恐慌很多時候是沒有理由的，股市因此也隨之下跌。然而這種情況只持續了幾週而已，接下來的日子裡，美國的資本家們很快就被來自歐洲的各種訂單給“淹沒”了——物資匱乏的歐洲國家只能向美國買東西了。1913 年時，美國出口總額是 15 億美元，國內有 100 多萬人找不著工作，而到了 1916 年，美國的出口總額竟飆升到了 38 億美元，工廠不得不想方設法四處招募工人。其中軍火出口額從 1914 年的 4000 萬美元驟增至 1916 年的 12.9 億美元。

為了滿足戰爭的需要，英法兩國政府大批大批地從美國採購物資，從武器彈藥、藥品一直到鋼鐵、被服、糧食等等，這其中大部分都是用黃金直接支付的，少量才會用到美國自己發行的國債支付——歐洲發行的紙幣美國人這個時候是不認的，由於是戰時需求，美國資本家在這其中的利潤高達 100%—500%，個別生意能達到 1000%。要是一時實在支付不起也沒關係，可以先欠著——1914 年僅摩根銀行就給法國政府貸款 1 億美元，1915 年摩根又給英法兩國 5 億美元貸款（按照協議只能用於購買美國產品）。同年美國對沙俄的貸款達到 4.7 億美元（是 1913 年的 17 倍），到 1917 年美國給協約國的貸款達到 23 億美元。可以說，大半個歐洲在借著美國人的錢互相打仗。在政府大舉向美國借債的同時，大批歐洲資本則出於對戰爭的恐慌，紛紛流入了美國。

在戰爭開始的頭三年裡，美國就這樣一面保持中立，一面大賺特賺。到了 1917 年，歐洲戰場的膠著狀態開始要被打破了，特別是 11 月 7 日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新生的蘇維埃政府受內外壓力所迫，不得不在 1918 年 3 月與德國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這樣一來，德國不但從蘇俄獲得了一大片領土，還得以將在東綫作戰的德軍主力調往西歐方向，戰場上的天平於是開始向德國傾斜。在此之前，由於英國人始終控制著大西洋的制海權，所以雖然美國人宣稱保持中立，但絕大多數生意都是和英法俄為核心的協約國做的。1914 年到 1916 年，美國對協約國的出口額增加了 400%。^{〔1〕}與此同時，美國與德國的貿易額從 1 億美元下滑到了 100 多萬美元。^{〔2〕}如果戰爭以德國的勝利而告終，那麼美國就失去了巨大的順差來源，此外之前借給協約國的貸款也就泡湯（很多貿易是靠貸款完成的）。因此，美國也就有了足夠的理由加入戰爭並站在英法一邊——100 萬與 32 億放在一起，自然要選後者。

【1】從 8 億美元增加到 32 億美元。

【2】德國人想買也運不出來。



1917 年 4 月 6 日，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國會宣佈與德國斷交。

當然，原因不止於此，美國在參戰前還從英法兩國那裡得到了大量政治、經濟方面的承諾。此外一直以來德國對南美地區的滲透也早已讓美國對德國人不爽了——德國和拉美國家的淵源非常深厚，二戰結束之後很多前納粹軍政官員為了躲避同盟國的清算，都紛紛躲到了智利、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國家，並在此過完了後半輩子。

1917 年美軍正式參戰，在此之前的 1916 年美國常備軍人只有 13 萬，此後一年之內擴充到了 400 萬。^{【1】}此外，除了通過私人銀行繼續給予協約國的貸款外，美國政府又提供貸款約 100 億美元。協約國照例把這筆貸款主要用來購買美國的食品和軍火。美國的農場和工廠至此打破了全部生產紀錄。民用工業都做了適於戰爭用途的改造。原來製造暖氣設備的工廠轉為

【1】從歐洲的戰場記錄來看，這些臨時徵召的美軍士兵的戰術素養並不高。

生產槍炮；至於製造鋼琴的工廠則轉為生產機翼；一切可能的工具都被用來建造海洋輪船，使得船舶從 100 萬噸位增加到 1000 萬噸位。為了滿足需求，美國人在民用消費品上大幅壓縮生產，硬是從女性胸罩裡摳出 8000 噸鋼，從兒童玩具裡摳出 7.5 萬噸錫。

參戰之前，美國是在做生意，而參戰本身，其實也是投資，是一筆大生意。這之後美國所發動的歷次對外戰爭，基本上走的都是這樣一個路數——打仗是在投資，投資就要講低風險高回報，所以就要“專揀軟柿子捏”。細想一下我們就會發現，美國人其實很少會在硬仗惡仗中佔到甚麼便宜，真正讓它得著好處的戰爭，都是在“捏軟柿子”或者是等“硬柿子變軟”以後再去捏。

在美軍宣佈參戰 19 個月以後，德國於 1918 年 11 月簽署了停戰協議，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此宣告結束。從戰術角度看，這裡面找不出太多出彩的戰役，也說不上哪一方的士兵更神勇，不過就是兩邊在拚國力。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就是兩夥人呆站著不動，互相丟雞蛋。在 1917 年時兩邊的雞蛋都已經扔得差不多了，德國原本以為結束了兩綫作戰，情況能稍好一點。而由於美國這個超級母雞的加入，戰場的天平急劇失衡，德國人在雞蛋扔盡以後，不得不掛著滿身的蛋液宣佈投降了。^[1]

在此次戰爭中，美國共傷亡 33 萬人，其中死亡 11.5 萬人（5 萬人死在戰場，剩餘 6 萬多死於各種疾病和事故），相比歐洲各國動輒上百萬的傷亡數字，這點消耗可以說是微乎其微的。與這一“低投入”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的高收益，按照米爾頓·佛利民和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所著的《美國貨幣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中記載，在 1914 年開戰之

【1】相對於美國的資金和物資，美軍在一戰中的作用其實比較有限，美軍實際作戰的時間只有 4 個月，截止到停戰時，有 200 萬美軍駐在法國，另外還有 100 萬正坐著船在大西洋上。1918 年期間，由美英法三國軍隊平均每打出 100 枚炮彈，法國人發射了 51 枚，英國人發射了 43 枚，美國人只發射了 6 枚。

前，美國長、短期債務共計 37 億美元，是純債務國，到 1919 年戰後，美國成了最大的債主，擁有 40 億美元債權。在戰爭帶來的旺盛需求的拉動下，美國的製造業開始了又一輪大發展，其規模和速度都超過了之前被稱為“鍍金時代”的工業化大躍進時期，美國由此迎來了一個空前的繁榮時期。汽車和電器從這段時期開始在美國人的生活中普及，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和州際公路開始遍佈美國的國土，美國人“汽車輪子上的”生活方式，便是由此而來。

在政治上，原本由以英國為首的歐洲集團所主導的世界格局，開始逐步變成歐美“雙核驅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著名的分贓會議——巴黎和會中，起核心作用的是美國總統威爾遜。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美國退出了由自己發起組建的國聯，也沒有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按照《凡爾賽條約》德國將失去百分之十三的國土，並承擔大量的戰爭賠款，軍備發展將大大受限，這樣一來歐洲大陸勢必形成法國一家獨大的局面，這是美國不想看到的，因此後來美國明著或暗著給予了德國不少幫助。也因為這一層緣故，雖然美國在戰爭後期加入了協約國，但和德國之間卻談不上甚麼仇怨，相反希特勒和美國商界、政界的關係都不錯。

羅斯福新政——國家意志主導下的大轉折

如果把國家看成是一個生命體的話，那麼現代國家往往都帶有那麼一點“人格分裂”——同時具有資本意志和國家意志。這裡所說的“意志”，是指做事情的根本出發點。所謂“資本意志”，就是做事情所考慮的是如何賺錢，其他的都只能算是工具和手段；所謂“國家意志”，即做事情所考慮的首先是如何維繫現政權的穩定，進一步就是強化國家的行動力，再就是如何開疆擴土，這中間經濟就是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之一。哪個國家把這兩個意志的關係處理好了，哪個國家就可以得到穩定和富足，反之則情況就會大大地不妙。

在 20 世紀初，自由資本主義的空前壯大並沒有給相關國家的人民帶來富足和安定，一方面是資本無節制的膨脹，另一方面則是社會貧富分化加劇，民眾購買力日漸萎縮。面對由此而日益加深的社會矛盾，各資本主義國家又紛紛選擇向外擴張來獲得更多消費市場和廉價原材料來轉移壓力，於是各國間的利益碰撞此起彼伏，歐洲國家間的戰火也此起彼伏。

然而總有一些國家無力向外擴張，而它們又不能再繼續壓縮底層的利益空間，面對這樣進退維谷的局面，眾多國家都不約而同地選擇去強化國家意志、弱化資本意志。這其中最為徹底的就是俄國，通過十月革命俄國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正處於經濟危機帶來的一片蕭條之下，而與此同時蘇聯卻順利地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國家正處於一片欣欣向榮之中。除了對國際共運感到極度威脅之外，蘇聯以國家意志主導經濟運轉的各個環節使之

有序運行的方式，也引起了眾多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興趣。當時英法等西歐國家以及日本都曾派遣代表團赴蘇聯考察，這其中也包括戰後的日本首相岸介信^[1]。這一段歷史對日後西歐和日本的經濟模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二戰結束後西歐各國和日本在重建國家的過程中，也重建了經濟建設的思維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引入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即在經濟運行中強調政府的引導、協調作用，避免企業間出現過度競爭從而導致內耗；強調產業工人權益和社會福利以緩和社會矛盾；強調戰略產業國有、國管以保證產業體系的根基能夠穩固；而與此同時，市場經濟優化資源調控以及以競爭促效率的優勢並未被削弱，相反由於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平台，市場經濟的優勢有了更大的發揮餘地。而正是這種“中和”後的經濟模式，成就了戰後西歐及日本的經濟復興與再次崛起。

1920 年代的美國，同樣正面臨著一系列社會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各種大規模生產技術的普及，工人單位時間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以上。然而大量商品被生產出來的同時，社會上的購買力卻因為薪酬增長緩慢而始終處於停滯狀態——1940 年之前美國企業還一直靠大量使用童工來降低工資成本。^[2]1929 年，布魯金斯研究所的經濟學家曾經計算過：一個家庭要獲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收入不應低於 2000 美元，但當時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美國家庭收入都達不到這個標準。供應和需求間的缺口越來越大，就形成了一個經濟上的“堰塞湖”。與此同時，商人們則通過各種方式慫恿那些手頭並不寬裕的顧客靠延期過長的賒賬亂買東西，這就進一步增加了經濟運行的風險。

1929 年德國魏瑪政府表示無力繼續償還戰爭賠款，而由於歐洲戰勝國普遍都在美國銀行有高額借貸，這一消息如同一根導火索，瞬間引發了美

【1】安倍晉三的外公。

【2】1938 年羅斯福總統簽署了美國歷史上第一份禁止使用童工的法案《童工綜合法》。